

袁文才与王佐



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袁文才与王佐

刘 晓 农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南昌

袁文才与王佐

刘 晓 农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375 字数 5.7 万

1980年8月第1版 1984年2月江西第2次印刷

印数: 6,001—39,000

统一书号: 10110·142 定价: 0.36 元

编 者 的 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祖国满园春色，欣欣向荣。少年儿童在党的关怀下，正在茁壮成长。

少年儿童，今天是祖国的花朵，明天将成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主力军。孩子们渴望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了满足孩子们的要求，我们编辑出版这一套《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这套丛书，通过故事形式介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描写他们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和壮丽的斗争生活，歌颂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艰苦奋斗、甘洒热血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以激励孩子们向革命先辈学习，继承他们的遗志，把自己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这套丛书，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陕西少年儿童出版社和江西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织出版，是写给初中和小学高年级学生读的，力求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为少年儿童所喜爱。我们热诚希望革命老前辈、作者、教育工作者，都来支持这项工作，共同努力，把这套丛书编好。

目 录

袁文才的故事

加入“马刀队”	(1)
毅然受“招安”	(13)
保卫团起义	(23)
大战永新城	(34)
会见毛委员	(45)
步云山练兵	(56)
奇袭白口村	(64)

王佐的故事

夺枪竖义旗	(73)
患难结挚友	(83)
欢迎党代表	(90)
智除地头蛇	(100)
改编得新生	(108)
坚守井冈山	(115)
后记	(126)



袁文才的故事

加入“马刀队”

一九二三年四月的一天。

初夏的晴天是很美的。中午，艳阳当空，金光撒满大地，蔚蓝色的天空飘动着迤邐多姿的白云，漫山遍野的树木吐嫩芽、发新叶，格外葱郁，远处绵亘的群峰更显得翠色千层。

这时，在茅坪步云山通往洋桥湖的山路上，行走着一个肩挑藤条书箱的年轻人，他二十出头年纪，个儿稍高，面颊虽然清癯，看上去还是显得结实有力。他就是刚从永新禾川中学休学回家的袁文才。

袁文才上穿褪了色的灰学生装，下着细缕墨青裤。他脸带愁容，紧拧双眉，毫无心思观赏四周那迷人的景色，只顾挑着担子，迈着沉重的步履，朝马源坑——他的老家走去。

袁文才一家有五口人。早些年，家里的生活还算



可以，因此得以读了几年私塾。原先他名叫选山，因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读书成绩优异，故而得名“文才”。后来，家境日下，生活越来越困难，家里还是借钱让他到永新禾川中学念书。不料，去年十月，年老的父亲突然去世，安葬了父亲后，家里负债更重。靠借债读书毕竟不能持久，迫不得已，母亲才下狠心要他休学回家。

从洋桥湖村的竹林旁，再转一道弯就是马源坑了。这个僻静的山村座落在峰峦重迭的冲垅之中，全村只有七、八栋盖着杉皮竹片的黄泥房子，村前梯田层层，四周山上长满了茂密的松杉，青翠的竹林。这里的人家住在山青水秀、风景如画的地方，却过着缺衣少食的悲苦生活。他们租种着土豪劣绅的冷水田，秋收以后，所打的粮食大部分用于交租，年年都是“禾镰挂墙头，吃了上餐下餐愁”。此外，还要给官府和豪绅们交纳十几种苛捐杂税，什么灶头捐、户口捐、桥费、坡费、牛税、枪款等等，名目繁多，上月这个捐还没有交完，下月那个税又跟着来了。

袁文才进了家门，两鬓花白的母亲见儿子回来了，疼爱地望着他，眼泪如断线的珠子一样，扑簌簌直往下掉，她以微微抖动的声调说：“选山，崽呀！娘实在没法才狠心要你休学。眼下莫说读书，就是糊口



也不晓得多难，更有谢家的捐税又逼得紧，大前天来催收桥费。唉！这些吃冤枉的，总是要他们的肚子撑饱，哪管穷人要命不要命！”袁文才听后，脸色骤然变得发青，一股怒气在胸中翻腾。

原来，茅坪的世袭劣绅谢冠南，一贯勾结官府衙门，收租放债，横征暴敛，残酷地剥削和欺压穷苦农民。前年，家里给袁文才娶了妻子，谢冠南的二儿子到马源坑收租，看见袁的妻子有几分姿色，顿起淫心，有一回趁着袁家无人，便奸污了她。袁文才知道后，对谢家父子更加恨之入骨。一气之下，竟将妻子休了。

袁文才忍住心头的愤恨，对母亲说：“娘，读不成书也就算了，我不会怪你，再说在家作田也是一样。”继而，又忿懑地说：“谢家的桥费，哼！交个屁给他们！没有修桥硬来敲诈勒索，我怕他吃冤枉撑破了肚皮。”这天夜里，袁文才看望了村里的亲邻，并与他们商讨了抗交桥费的事。

就这样，袁文才开始在家务农了。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放弃读书的愿望。他每日黎明即起，读书练字，晚上还点着篾骨火把，读到半夜。村里的人都说：“选山照这样下去，读书还是大有希望啊。”

过了几天，谢冠南的大儿子谢殿一带着保丁又来征收桥费了，他们转了好几家，众人都异口同声地说：

“我们不交这笔冤枉钱！”谢殿一硬着头皮来到袁文才家里，袁文才厉声质问他：“年年捐钱聚款，究竟修了多少座桥？作了几座陂？而这么多钱到哪里去了？”几句话，问得谢殿一无言以对，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过了一会，他才恶狠狠地说：“难怪他们的腰杆子这么硬，原来是有你这个‘读书人’在撑腰。好哇！”

袁文才也不示弱地顶撞说：“读书人又怎么样？书难道就兴你们才读得？”

谢殿一听了，冷笑几声，轻蔑地说：“穷苦佬想捡宝，想得三年有米讨，我看，等你读得成书，耕田的牛牯也能中状元哩。”说完，纵声大笑，扬长而去。

袁文才怒火中烧，呆呆地站在那里，愤愤地望着谢殿一干瘦的背影，拳头越攥越紧，很久，才听得喉头“咕”的一声，强咽下了这口恶气。

谢殿一败兴回到茅坪，将袁文才领头抗捐的事告诉谢冠南。老土豪捻着山羊胡沉吟了片刻，然后说：“他呀，不仅记着你弟的旧仇，还总想和我们斗斗呢。一个穷途潦倒的书生，竟敢来捋虎须！哼，走着瞧吧！”

约摸过了个把月后，江西省政府改选参议院，各地要重新选举参议员。宁冈分得了两张选票。那些官

僚豪绅，名流政客，纷纷大肆活动，互相竞争，有的不惜重金行贿，捞取选票。谢冠南答应了本县官僚、在省城任教育厅厅长的龙钦海的选票，暗中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贿赂。投票选举的那天，袁文才和马源坑的群众都去了。谢冠南端着嵌了翡翠的马鞭烟斗，当着几百名选民演说了一番，替龙钦海大肆鼓吹。袁文才一边听，一面打着主意。等谢冠南演说一结束，他突然高声问道：“要我们投票可以，听说龙厅长送来一笔款子，不知能否拿出来公用？”在场的人们感到惊讶，几百双眼睛齐齐地瞪着老土豪。谢冠南大吃一惊，脸色骤变，忙不迭地摇晃着脑袋，矢口否认：“纯属谣传，决无此事！至于龙厅长以后有无酬谢，那也不得而知。”

袁文才见谢冠南妄想抵赖，异常气愤，当众将龙钦海已经行贿的事情抖落出来。原来，行贿的人事情办得不精细，叫别人知道了，也传到了袁文才耳里。谢冠南以为别人无从察觉，万万没有料到袁文才掌握得这般清楚，他恼羞成怒，对着袁文才嘶哑着嗓门大叫：“就是有几个子茶钱，难道不要作选举费用，你也想分吗？”

袁文才听罢，毫无畏惧地大声回击：“难道就是你的荷包才装得下这笔钱？有钱大家当然都要分。”

谢冠南更是气急败坏，破口大骂：“要是你选山能够分钱，谢绍基也能得。”

“谢绍基！”袁文才脑子里蓦地想起了那个无依无靠，终日看守祠堂庙宇的叫化子。顿时，一种受到无情奚落而深感屈辱的怒火，从心里猝然迸发，他指着谢冠南厉声回骂：“吃冤枉的人总有一天不得好死！”

谢冠南和他的几个儿子更是暴怒，磨拳擦掌要赶过来打袁文才。这时，场上的老倌们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心里都向着袁文才，全都乱哄哄地吵闹起来，前面的人又拖又拉，阻住了谢家父子。就这样，选举会草草了事，谢冠南被袁文才打了个措手不及，弄得狼狈不堪，对他更是怀恨在心。

这天晚上，袁文才一夜没有入睡。他两眼望着漆黑的房顶，纷乱的思绪如同滚滚的波涛，起伏奔涌，一件件不平的事情，一回回难忍的耻辱，浮现在脑海，许久许久，才变得平静了些。袁文才默默地想道：“读书这条路走不成了，跟谢家父子的冤仇也是结定了，难道就这样甘心忍受他们的欺凌？！不！人不可无志，阎王也怕拚命鬼，要挺起胸来和他们斗到底！可是，怎样跟这些与官府串通一气的豪绅恶霸斗呢？”想到这里，心中又有些茫然了……

此后，袁文才变得更加少言寡语，经常独自默神。



他和哥哥袁选通十分勤快，家里没有几斗田，他俩就在通往象山庵的小路旁烧掉一块小竹林，开垦出几丘山田，立夏的时候蒔上了山里人喜爱的高山红。

一天上午，袁文才正在耘田，忽然从象山庵方向来了一行人，走近到田边时，为首的一个说：“歇一下再走。”这人三十五、六年纪，身材粗壮，穿着一件昂贵的蓝士林布长衫。他站在路边，向着袁文才笑容可掬地说：“选山表弟，上田歇一会吧。”

袁文才望着这个陌生人，没有回话，只是有礼貌地点了点头。那人见状，自我介绍说：“我是老文子呀。”

“噢，你是亚春哥。”袁文才这才恍然大悟，但仍旧站在田里，并没有上来。

被称为亚春哥的人说了些闲话后，笑眯眯地接着说：“选山表弟，你是个读书人，还作什么田，不如到我们那里去，钱财自有，包你过得痛快舒服，不受那些豪绅财佬的气！”

“到你们那里去？”袁文才猛吃一惊。他很快地掩饰住内心的紧张，含糊其辞地应了几句。那人见状，知趣地说：“你再好生考虑一下吧，过几天我们还会打这里过身，回头到你家去喝茶。”说着，朝袁文才拱了拱手，带着众人走了。



袁文才早就知道胡亚春和“马刀队”的事情。胡亚春本姓赖，家住黄洋界北侧的半冈山，原先也是个穷苦的作田人，只因被官府豪绅逼得无路可走，才被迫上山当了绿林好汉，把姓也改了。

那是两年前的事了。这年的春上，有一支二十来人的广西军溃兵流窜到半冈山落草，到处拦路抢劫，夺人钱财。广西兵不但使那些过路的行人难以幸免，还会到方圆一带的豪富人家去打抢。因他们初来，不熟悉地形，便强迫胡亚春和张斐卿充当向导。

茅坪四周的土豪劣绅有的吃过广西兵的苦头，觉得是个严重威胁，以谢冠南为首的几个豪绅联名向县政府呈报，请求派兵进剿。反动政府派了一连北兵开往半冈山，广西兵得知消息后，逃往别县去了。谢冠南等人见没有捉到胡亚春两人，放心不下，恐有后患，向连长行贿，诬告胡亚春是土匪营长，张斐卿是参谋长。北兵便宣布长驻茅坪，要将二人捉拿到手方肯收兵。

躲在深山的胡亚春两人，家里被北兵洗劫一空，半个多月不敢回家，逼得走投无路，就真的打起绿林的旗号，纠集村中的一些好友和邻近的游民，以长把砍刀和马刀为武器，成立了“马刀队”。

“马刀队”经常夜里活动，外出“吊羊”，深更



半夜突然到土豪家里把人带走，勒令他们拿出一定数目的钱物，到指定地点赎人，如果违抗便将人质杀掉。这样，弄得那些豪富人家更是提心吊胆，北兵虽说是不断进剿，无奈“马刀队”熟悉地形，善走山路，行动神速，接连剿了二十多天，也伤不了他们一个人。

袁文才自从遇到胡亚春以后，总觉得有桩事情挂在心头，特别是胡亚春讲的“包你过得痛快舒服，不受那些豪绅财佬的气”这句话，总在头脑里转来转去。

一天下午，袁文才觉得心情烦闷，躺在竹椅上闭目沉思，他想：胡亚春他们也是逼得无奈才扯旗造反，他们敢于向官府豪绅作对，常常把一些土豪整治得很苦，这着实痛快！看来，当今的世道上，穷人若要想不受土豪劣绅的欺侮，除了奋起反抗之外，别无他路可走！不过，胡亚春他们就是名声上有些不好听，不是有人称他们为土匪吗？转而他又想：什么土匪，那全是土豪们的叫法，因为他们害怕和憎恨这号人。唉！自己碍着是个读书人出身，要不然跟着他们去闯闯，相机报还这旧仇新恨，那该多好！……

果然，十来天以后，胡亚春带着几个人来到了袁文才家里，袁母认得他们，自然不好冷落，借了酒给他们吃饭。席间，胡亚春大碗喝酒，带着微微醉意向袁文才问道：“选山表弟，肚里定了盘子没有？”他

问的是袁文才对于加入“马刀队”的事情。

袁文才没有立刻回答，嘴边浮起一丝苦笑，若有所思地长叹一声。胡亚春看在眼里，趁机说：“长吁短叹做什么子！谢冠南欺人太甚，向来压你，佛争一炉香，人争一口气，难道你就甘心他骑在自己的头上？”

这话确实重重地击中了袁文才的心弦，使他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良久，袁文才声音低沉地说：“亚春哥，承蒙你们的关照，我还是先暗中入个股吧，目前家里还有些事丢不开。倘若日后有什么用得上我的地方，尽管吩咐。”

胡亚春听了这话，会意地说：“好吧，我晓得你的意思，读书人嘛，多少还碍着个面子哩。”

“马刀队”是很讲义气的。不多久，胡亚春派人悄悄地送了些东西来，尽管袁文才反复表示不要，他们还是照送。快要到过春节的时候，一天，来了个叫“大老高”的小头领，他是代表胡亚春邀袁文才去参加“吊羊”的。袁文才推辞不过，只得与他摸黑赶到了半冈山。夜里，“马刀队”点着松明火把，三更时节赶到一个土豪家里，把老土豪从热被窝里抓出来带走。第二天傍晚，土豪家里的人送来许多钱物。“马刀队”论功行赏，每个人都分得了一份丰盛的年货。袁文才看到这些土豪遭到如此的惩罚，心里觉得痛快解恨，

以后还参加过几次这样的行动。不过，每次分摊钱物时，袁文才都不肯多要，就是带了一些，也大半送给了村里别的穷人。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袁文才随同“马刀队”去“吊羊”的事是极端秘密的，但是时间一久，也就泄露出来了。谢冠南不知在哪里听到了这一情况，喜出望外，认为这是除掉袁文才的好机会。他立刻把几个儿子叫来，经过一番密谋，决定了策略：给县府送上一笔款子，呈上一纸状子，请求派兵捉拿袁文才。谢冠南亲自执笔书写状子，说袁文才多次唆使山民抗捐抗租，与官府作对，还暗害官兵。马刀队”到处谋财害命。状子最后写道：“奸邪在虎，贼存于半冈深山，则四乡黎民受其毒，定祸及邑中诸绅，欲谋政府与地方之长，治安，非诛袁文才不可也。”

由于银洋的作用，县府准奏，派连长宋士清带兵前去捉拿袁文才。敌兵开到茅坪，有的老倭探得了风声，悄悄地跑去告诉了袁文才，袁文才全家立即躲进了山里。

一连北兵开到马源坑，没有捉到人，便在他家里翻箱倒柜，杀鸡打狗，大吃大喝，一直折腾到下午三点多钟。

有个北兵在楼上东寻西找，发现了一小坛陈年老